

PHILIP K. DICK

世界科幻

琼斯缔造的世界

The World Jones Made

菲利普·迪克 著 李维章 译

江苏教育出版社

琼斯缔造的世界

The World Jones Made



PHILIP K. DICK

迪克科幻

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:10—2002—004 号

The World Jones Made

© 1956 Philip K. Dick

Chinese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Jiangsu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
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Baror International, Inc.

All rights reserved

书 名 琼斯缔造的世界
作 者 菲利普·迪克
译 者 李维章
封面设计 申占君
插 图 韩媛媛
责任编辑 戎文敏 刘晓梅
出版发行 江苏教育出版社
地 址 南京市马家街 31 号 (邮编 210009)
网 址 <http://www.1088.com.cn>
集团地址 江苏出版集团 (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)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照 排 南京理工排版校对有限公司
印 刷 江苏新华印刷厂
厂 址 南京市张王庙 88 号 (邮编 210037)
电 话 025 - 85521756
开 本 670 × 1000 毫米 1/16
印 张 10.25
字 数 154 000
版 次 2004 年 6 月第 1 版
200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 1—5 180 册
书 号 ISBN 7 - 5343 - 5142 - 1/G · 4837
定 价 16.80 元
邮购电话 025 - 85400774, 8008289797
批发电话 025 - 83249327, 83249091
盗版举报 025 - 83204538

苏教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邮购免收邮费, 提供盗版线索者给予重奖

1

他高大的身影立即被七个古怪的家伙包围。这些家伙无论男女,体形都像侏儒一样。七个人由于情绪都很激动,像鸟笼子一样脆弱的胸脯不断起伏。他们一边激动地叫嚷,一边开始解释并用手比画。

保护区的温度介于华氏 99 度到 101 度之间。空气里一直弥漫着徐徐飘浮、翻腾汹涌的水蒸气。一股股热水柱间歇地喷射而出,所谓“地面”实际上是由温暖的黏土构成的移动表面,水、溶解矿物质以及菌类浆状物混合在一起。到处都是苔藓和原生动物的残余,加深了湿气中浮垢的颜色,使它们变得更厚重。在潮湿的岩石和海绵状的灌木丛中,可以看到各种实用的装置。一幅精细的背景幕描绘出从浩瀚的海洋中升起的一块狭长高地。

毋庸置疑,保护区是按照子宫的模样建造的。这种相似性不可否认,也没有人否认过。

路易斯情绪焦躁。他弯腰摘下脚边的一个淡绿色蘑菇并把它掰开,潮湿的有机外皮下面是人工塑料织成的网,蘑菇是人工制造的。

“我们的情况可能会恶化,”看到路易斯把蘑菇用力掷出,弗兰克说道,“我们可能必须为所有这一切付出代价。建造这个地方肯定花费了联邦政府几十亿美元。”

“舞台布景,”路易斯痛苦地说,“这是为什么?我们为什么要以这种方式出生?”

弗兰克微微一笑,说:“我们是高级的异形,记得吗?这不是我们多年前就决定下来的事情吗?”他指着保护区墙外的世界,“我们太纯净了,不适合那里。”

屋外是旧金山,这座夜幕下的城市正在寒冷雾气的笼罩下似睡非睡。

偶尔有来来往往的汽车驶过，一群群上下班的行人从地铁终点涌出，就像被切割成几段的蠕虫，零星有几间办公室发出稀疏的灯光……路易斯转过身背对这一切，看到这些情景，想到他身处此地，陷在这里，限制在这个封闭的小圈子里，这太令人伤心了。要知道，他们只能坐着，看着，除此之外，无所事事，保护区的日子是空虚的。

“这肯定是有目的的，”他说，“应该给我们一个说法。”

弗兰克无可奈何地耸耸肩，“辐射池引发的战时变种，基因破坏，偶然事件……比如琼斯。”

“但是，他们让我们生存，”艾尔玛在身后说，“这些年来，保护我们，照料我们。他们肯定从中得到了某种东西。他们肯定有某种想法。”

“命运？”弗兰克嘲讽地说，“我们的宇宙目标？”

保护区是一片黑暗、潮湿的洼地，关着他们七个人。空气由氨气、氧气、氟利昂和微量甲烷混合而成，充满大量的水蒸气，但缺少二氧化碳。保护区是二十五年前，也就是1977年建造的。小组中较大的成员还记得当初在独立的机械保育器里生活的情景。原先的工艺一直就不错，而且还进行过多次改良。普通工作人员身穿密封的服装，定期进入保护区，后面拖着维护设备。通常都是移动的动物群出现故障，需要维修。

“如果他们对我们有什么企图的话，”弗兰克说，“他们会告诉我们的。”他自己非常信任负责保护区运营的联邦政府权威人士，“拉弗蒂博士会告诉我们。你们知道的。”

“我没把握。”艾尔玛说。

“我的上帝，”弗兰克生气地说，“他们并不是我们的敌人。如果他们想的话，可以在一秒钟内消灭我们。他们并没有这样做，不是吗？他们可以让青年团进来对付我们。”

“他们没有权利让我们待在这儿。”路易斯抗议道。

弗兰克叹了口气。“如果走出去，”他小心翼翼地说，就像在对小孩子说话一样，“我们会没命的。”

透明墙壁的上边缘是压力孔，即一系列安全阀，阴沉的瘴气慢慢从那里涌进来，混杂着熟悉的潮湿空气。“闻到了吗？”弗兰克说，“外面就像那个样子：残酷、严寒而且致命。”

“您是否想过，”路易斯说，“渗漏进来的东西可能是有意伪装的呢？”

“我们所有人都想过，”弗兰克说，“每年都在想。我们胡思乱想并开始计划逃跑，只是根本没有逃跑的必要。我们只要走出去，没有人会阻拦。我们可以自由地离开这个充满水蒸气的洼地。不过请记住一个事实：我们在外面无法生存，我们还不够强壮。”

一百英尺之外，在透明墙壁的旁边，站着其余四个小组成员。弗兰克空洞而又扭曲的声音传过来。小组最年轻的成员加里向上瞥了一眼。他听了一会儿，但听不清楚。

“好了，”薇薇安不耐烦地说，“我们走吧。”

加里点点头。“再见，子宫。”他嘴里咕哝着，伸手按下红色的按钮，这会招来拉弗蒂博士。

拉弗蒂博士说：“我们的小朋友偶尔有点激动。他们自认为可以征服这间屋子里面的任何人。”他把卡西克领上舷梯，又说：“这将很有趣……当你第一次看到这些，不必惊讶；这可能令人感到震惊。从生理上来讲，他们和我们很不一样。”

在十一层，可以看到保护区的首批设备。这是一个精心制作的泵，用来保持温度和空气。在这里可以看到医生而不是警察，制服是白色的而非棕色。在十四层，拉弗蒂博士从上升的舷梯中走出来，卡西克紧随其后。

“他们按铃找你，”一位医生对拉弗蒂说，“这些天他们极度的惶恐不安。”

“谢谢。”拉弗蒂转身对卡西克说，“你可以通过那个屏幕观察。我不想让他们看到你。不应该让他们觉察到有特工在场。”

一部分墙壁向后缩，上面就是正在旋转的保护区蓝绿色风景。拉弗蒂博士打开锁，大步迈入这个人工世界。卡西克在一旁观察着。他高大的身影立即被七个古怪的家伙包围。这些家伙无论男女，体形都像侏儒一样。七个人由于情绪都很激动，像鸟笼子一样脆弱的胸脯不断起伏。他们一边激动地叫嚷，一边开始解释并用手比画。

“怎么啦？”拉弗蒂打断问。保护区闷热的蒸汽，让他几乎透不过气，汗水顺着涨红的脸颊淌下来。

“我们想离开这儿。”一个女的尖叫。

“我们要走，”另一个男的大声说，“我们已经决定了。你不能把我们关在这儿。我们有权利离开。”

拉弗蒂和他们讨论了一会儿，然后，突然转身走出大门。“这是我忍耐的极限，”他对卡西克嘟囔着，一边抹去额头上的汗水，“我在那只能撑三分钟，然后，氨就会起作用。”

“你会让他们试一试吗？”卡西克说。

“激活帆，”拉弗蒂对技师说，“准备就绪，如果有人跌倒，就抢救起来。”他对卡西克解释说：“帆是他们使用的一种铁制呼吸器。不会有多大危险；他们比较脆弱，但是我们会在造成任何损伤前把他们救回来。”

并非所有的异形都要离开保护区。有四个人正犹豫地踏上通往电梯的通道。身后，还有三个同伴停留在入口的安全地带，几个人挤成一堆。

“这三个更现实一些，”拉弗蒂博士说，“年纪也大一些。稍胖的那一个，黑头发，看起来最像人的就是弗兰克。正是那些年轻一点的给我们制造了不少麻烦。我将分级别让他们经历不同的阶段，使他们适应过于脆弱的系统。这样，他们才不会因为心跳中断而窒息或死亡。”他又不无忧虑地继续说，“我想让你做的就是清理街道。我不想让任何人看到他们。天色已晚，街上不会有太多的人，只是以防万一……”

“我将给赛科普打电话。”卡西克表示同意。

“多长时间可以完成呢？”

“几分钟。武装警察已经在巡逻，都是因为琼斯和那群暴徒。”

拉弗蒂感到欣慰，匆忙离开了。卡西克开始查找安全警察的电话。他找到后，与旧金山办公室取得联系，并发出指令。在他通话的同时，空降警察小组已开始在保护区大楼周围聚集。在街道障碍架设好之前，他一直保持联系。之后，才离开电话去找拉弗蒂。

四个异形已经乘坐电梯下降到街道。他们步履蹒跚，麻木地摸索着，跟随拉弗蒂博士穿过大厅，朝着通往大街的大门走去。

卡西克观察到，视线内没有行人或汽车；警察已经成功地驱除了所有人。在角落里，一片灰色之中有一个黑乎乎的东西很醒目。帆停放在那儿，马达开动着，准备随时跟上。

“他们出发了，”站在卡西克旁边的一个医生说。“我希望拉弗蒂知道

他正在做什么。”他指出，“称得上漂亮的是薇薇安。她是最年轻的女性。男孩叫加里，非常聪明，情绪也非常不稳定。那位是迪尔特，他的同伴叫路易斯。还有第八个，是个婴儿，仍然在保育器里。还没来得及告诉他们呢。”

显而易见，四个小家伙正在遭受折磨，神志半清醒半迷糊，其中有两个发生肌肉痉挛，可怜巴巴地顺着台阶往下爬，并试图站起来。他们并没有走出多远。加里是第一个倒下的，他踉踉跄跄地迈了最后一步，然后就脸朝下跌倒在水泥地上。他瘦小的身躯颤抖着，试图往前爬。其他人似乎没有看到这一幕，依然沿着人行道向前走，没有意识到他们中间有人摔倒了。他们过于兴奋，甚至忘却了和加里的存在。

“太好了，”迪尔特气喘吁吁地说，“我们终于出来了。”

“我们——成功了。”薇薇安附和说。她疲倦地躬下腰紧靠大楼侧面休息。不一会儿，迪尔特四肢伸开躺在她的身旁，双目紧闭，张开嘴，虚弱地挣扎着想站起来。不久，路易斯也滑倒在他们旁边。

突然的跌倒令他们感到懊恼、眩晕。他们四个在灰色的人行道上无力地挤成一团，试图呼吸，设法活命。没有人尝试移动，严酷考验的目的已丢到九霄云外。他们呼吸短促，努力保持神志清醒，他们茫然地盯着拉弗蒂博士挺立的身躯。

拉弗蒂已经停了下来，双手插在大衣口袋里。“你们自己决定吧，”他声音冰冷地说，“还继续吗？”

没有人回答，甚至没有人听到他的说话内容。

“你们的系统不能适应自然界的空气，”拉弗蒂继续说，“或温度，或食物，或任何东西。”他瞥了一眼卡西克。他脸上的痛苦表情，一种承受剧烈折磨的表情令这位特工感到惊愕。“那么我们放弃吧，”他严厉地说，“打电话叫帆来，我们回去。”

薇薇安虚弱地点点头，嘴唇嗫嚅着，却没有发出任何声音。

拉弗蒂转过身，做了一个简单的手势，帆即刻就抵达了。机器人控制的设备落到人行道上并伸向四个瘫倒的人。不一会儿，他们就被托起来放进帆中。探险宣告失败，结束了。卡西克目睹了这一切，他看到了他们的挣扎和失败。

好一阵子，他和拉弗蒂博士站在深夜寒冷的人行道上，默默无言，陷

入各自的沉思之中。最后，拉弗蒂先开口。“谢谢你清理街道。”他低声说。

“我很高兴能有足够的时间，”卡西克回答，“否则，情况可能会变糟的……琼斯青年团正在附近出没。”

“没完没了的琼斯。我们真的没有机会吗？”

“让我们就像刚才看到的这四个一样，继续试。”

“但这是真的。”

“是真的，”卡西克同意。“就像你的异形不能在这儿呼吸。但无论如何，我们设立道路障碍，清理街道并希望这一次把他们赶回去。”

“你以前见过琼斯吗？”

“见过好几次，”卡西克说，“我们面对面见过，那时他还没有组织，也没有人听说过他。”

“那时他是个牧师，”拉弗蒂回忆说，“在一个教堂里供职。”

“在那之前，”卡西克说，回想起以前。似乎不可能有比琼斯的出现还早的时期，一个不需要清理街道的时期。街道上没有身穿灰色制服的特工四处巡视、搜捕暴徒，也没有玻璃打碎时发出的一声声脆响，熊熊燃烧的大火发出的噼噼啪啪声……

“他那时在干吗？”拉弗蒂问道。

“他在庆祝狂欢节。”卡西克说。

当然,四个人都是赤身裸体的。在暗淡的阳光下,她们的胴体散发着淡红色的光泽,光滑而柔软。摊贩喋喋不休地用喇叭吆喝着,扩音器传出来的声音在嘈杂的噪音中显得格外刺耳。

第一次见到琼斯时他才二十六岁。那是 1995 年 4 月 4 日。他永远记得那一天:春天的空气凉爽宜人,充满新生命的气息。战争已经在前年结束了。

一个长长的斜坡呈现在他眼前。房屋散落在四处,大部分都是私人临时搭建的棚屋,破败不堪。粗糙的街道,闲逛的农民……这是一个在战争中幸存下来的,远离工业中心的典型乡村地区。通常情况下,可以听到耕田、铸造以及拙劣的生产过程所发出的嘈杂声。但今天这儿静悄悄的,大部分身强力壮的成人以及所有的孩子都长途跋涉去庆祝狂欢节了。

脚下的土地柔软而潮湿。卡西克正大步流星地匆匆赶路,因为他也要去参加狂欢节。他有任务在身。

工作不算太忙,但他喜欢这项工作。和其他从理性上赞同霍夫相对论的年轻人一样,他已申请为政府工作。联邦政府机构提供了一个参与重建工作的机会,他领取薪水——领取稳定的银币——同时他也是在帮助人们。

他那时是一位理想主义者。

确切地说,他被分配到内务部。先是在巴尔的摩反传统政治中心接受政治培训,然后开始从事安全警察工作。到 1995 年,镇压政治和宗教情绪极端分子的任务似乎只是官僚政治性的,没有人把安全军队当回事。由于在世界范围内定量分配食品,恐慌结束了,所有人都可以维持基本生

活,随着定量供给控制重新获得通货膨胀以前的地位,战时的狂热渐渐消散。

狂欢节集会就在眼前,好似一张展开的白铁皮。主建筑物是十幢金属大楼,霓虹灯招牌鲜亮夺目。一条狭窄的中央通道通往中心,锥形会场内座位已安排妥当。大部分节目将在那里上演。

卡西克向前挤着,穿过黑压压的人群。四周充满汗臭和烟草味,这是一种令人激动的气味。他侧身经过一群脏兮兮的农民,最后终于抓住了展示首批奇异展品的护栏,仰脸往上瞧。

战争中强大的辐射和奇特的疾病造就了不计其数的畸形人。各种各样的怪物被收集起来,在这个小型的狂欢节上展示。

卡西克的正上方坐着一个连体人,肌肉和器官纠缠成一团。头、手臂、大腿迟钝地抖动着;这个家伙智力低下、无法自理。幸运的是,他的子孙后代将会正常;连体人并不是真正的异形。

“天哪,”他身后一个身材肥胖、头发鬻曲的人惊恐万分地说,“太可怕了!”

另一个瘦高个漫不经心地说:“这种情况在战争时见怪不怪了。我们火化过一大批呢。”

那个胖胖的男人眨眨眼,咬了一大口糖煮苹果,从老兵身边挪开。然后,领着老婆和三个孩子走到卡西克旁边。

“真恐怖,”他小声说,“所有这些怪物。”

“有一点。”卡西克承认。

“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来看这些东西,”胖男人暗指老婆和孩子们,他们都冷漠地狼吞虎咽着爆米花和棉花糖,“他们非要来。女人和孩子就喜欢看这种玩意儿。”

卡西克说:“按照相对论,我们必须要让他们生存。”

“没错!”胖男人强调般地点头,算是表示同意。他用布满斑点的手掌抹掉粘在嘴唇上的一块糖煮苹果。“他们有自己的权利,就像其他所有人一样。就像你和我,先生……他们也有自己的生活。”

站在展品的护栏旁,瘦高个老兵开口说道:“那并不适用于畸形人,只适用于人类。”

胖男人脸涨红了。他认真地挥舞着糖煮苹果,回答说:“先生,可能他

们认为我们是畸形人呢。谁会说自己是畸形人呢？”

老兵厌恶地说：“我可以分辨畸形人。”他不悦地注视着卡西克和胖男人。“你们是干什么的？”他问，“热爱畸形人？”

胖男人气急败坏，还想说什么，但他的妻子抓住他的胳膊把他拽到人群中，去看下一个展览。他挣扎着从视野中消失，只留下卡西克一个人面对老兵。

“该死的蠢货，”老兵说，“不可理喻。你可以看得出他们是怪物。我的上帝，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会来这儿！”

“不过，他说得也对，”卡西克指出，“所有人都享有法律赋予他们的权利，可以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。相对论认为——”

“让你的相对论见鬼去吧。我们是否打过一场战争，我们是否打败过那些犹太人、无神论者，因此人们可以随意变成各种怪物？你相信这些迂腐至极的垃圾？”

“没有谁打败谁，”卡西克回答，“没有人是战争的赢家。”

一小群人驻足倾听他们之间的争论。老兵注意到他们，冰冷的眼神立刻暗淡褪色。他嘴里咕哝着，充满敌意地瞪了卡西克一眼，然后，消失在人群中。失望之余，人群又开始移动。

下一个畸形一半像人，一半像兽。这个新品种的某个地方已经发生物种间的杂交，而杂交过程无疑是被噩梦般的战争阴影中断了。卡西克一边往上看，一边试图判断其原来祖先的渊源。毫无疑问，这是从一种马演变而来的。这个畸形有可能是人工移植的仿制品，但是在视觉上足以乱真。战争中滋生了错综复杂的人兽后裔的传说，退化的纯人类血统的夸张描述，女人和野兽交配的流言蜚语。

长着多个头的婴儿是一种常见的变种。他走过通常依靠同胞寄主生存的寄生物展示台。他们是具有人类特征的各种畸形人，有羽毛的，有鳞状斑点的，长尾巴的，长翅膀的。他们大声尖叫，躁动不安。基因遭到破坏导致了数量极大的畸形人：有的人内部器官长在表皮外面；有的人没有眼睛、没有面孔，甚至没有脑袋；有的人肢体增大，拉长并交错连接在一起。神情悲哀的怪物在向外张望。形状各异的畸形生物体的命运就是：无法繁衍生息，毫无出路的怪物只得依靠展示怪异之处来生存。

在主区域，演员们已经开始表演节目。不仅有畸形人，还有具备技巧

和才能的专业演员。节目展示的并不是他们本身,而是其超常的能力。跳舞的、演杂技的、变戏法的、表演吃火的、摔跤的、算卦的、斗士、驯兽师、小丑、骑师、潜水员、壮男、魔术师、漂亮姑娘……节目已演了几千年,没有任何新意,只有畸形人没见过。战争带来新的怪物,却没有增加什么新本事。

他还没有见到琼斯。没有人见过他,时间还太早。世界还在复苏、重建,时机尚未成熟。

在左边,姑娘们正在进行火爆的表演。卡西克饶有兴趣地随着人流移动。

四个姑娘懒洋洋地坐在平台上,身体由于倦怠而放松。有一个在用剪刀修剪指甲,其余几个神情茫然地看着台下的男人们。当然,四个人都是赤身裸体的。在暗淡的阳光下,她们的胴体散发着淡红色的光泽,光滑而柔软。摊贩喋喋不休地用喇叭吆喝着,扩音器传出来的声音在嘈杂的噪音中显得格外刺耳。没有人注意这种喧嚣;那些感兴趣的人则站住,盯着这些女孩子们看。女孩子们身后是一个封闭的白铁皮建筑,演出就在那儿举行。

“嘿!”有一个女孩招呼道。

卡西克吃了一惊,意识到她正在跟自己说话。“怎么了?”他紧张地问。

“几点了?”女孩问道。

卡西克匆匆地瞥了一眼腕表。“十一点三十。”

女孩越过端线,站在平台的边上。“有烟吗?”她问。

卡西克在口袋里摸索了一会儿,掏出烟盒。

“谢谢。”女孩乳房颤动着,弯腰取出一枝烟。犹豫了片刻后,卡西克掏出打火机为她点烟,她向他微微一笑。这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娇小女子,长着棕色的头发和眼睛,大腿纤细苍白,汗津津的。“你想进来看表演吗?”她询问。

他原本就没有打算看表演。“不想。”他告诉她。

女孩的嘴角翘起来,嘲讽地撇着嘴。“不想?为什么不?”附近的人们饶有兴趣地注视他们。“你难道不感兴趣吗?你跟那些人不是一伙的吗?”

卡西克周围的人哧哧地窃笑。他开始感到尴尬。

“你很可爱，”女孩懒洋洋地说。她弯下腰，香烟叼在红红的嘴唇之间，胳膊放在裸露的膝盖上。“你有五十块钱吧？你拿得出吧？”

“没有，”卡西克生气地回答，“拿不出来。”

“唉。”女孩嘲讽地叹了口气，装出失望的样子，然后，伸手弄乱他梳理得很齐整的头发。“太糟糕了。或许我可以免费接待你。你喜欢吗？想不想免费跟我在一起？”她眨一眨眼睛，伸出粉红色的舌尖。“我可以让你大开眼界。你会对我的技巧感到无比惊喜。”

“把帽子递过来，”卡西克右侧一个满头大汗的秃顶男人轻声地笑着说，“嘿，让我们为这个年轻人募捐。”四周响起哄堂大笑，几张五美元的票子被扔向前面。

“你不喜欢我吗？”女孩问他，俯下身子凑近他，一只手搭在他的脖子上，“你觉得自己不行吗？”她不断地奚落、诱惑他，“我敢打赌你肯定行。所有这些人也都认为你可以。他们要欣赏。不要担心——我会教你怎么办。”突然，她紧紧地揪住他的耳朵。“你只要上到这儿来，老娘会给这儿所有的人展示一下我的能耐。”

人群中爆发出一阵欢笑声，卡西克被推向前面，站到台上。女孩松开他的耳朵，然后，伸出两只手想抓住他；就在那一瞬间，他扭动身体挣脱了，又跌回人群当中。经过一番推挤狂奔后，他终于站在人群之外，气喘吁吁地，试图重新整理上衣……以及他的风度。

没有人注意他，因此他又开始漫无目的地徜徉，手插在口袋里，尽可能摆出若无其事的样子。人群来来往往，大多数都涌向主展览区和中央区域。他小心地躲避着移动的人群，对他来说最好的去处就是周边露天区域的展览。在那里，可能有散发传单的、进行演说的，以及围绕某个讲演者的小型集会。他在想，那个瘦高个老兵是不是一个狂热分子，可能他已经认出了卡西克的警察身份。

从某种程度来讲，女孩展览一直是介于畸形和天才之间的男人世界。在女孩舞台的远处，可以看到好几个卦摊中的第一个。

“他们是江湖骗子，”肥胖的髻发男人向他透露。他和家人正站在掷飞镖的摊位旁边，攥着一把飞镖，试图赢得一个二十磅的荷兰火腿。“没有人可以知道未来，那是骗傻子的玩意儿。”

卡西克咧开嘴笑了笑。“二十磅的荷兰火腿也是骗人的，它可能是用蜡做的呢。”

“我将要赢得这个火腿，”男人和蔼地断言。他的妻子没有说什么，但孩子们却对他们的父亲表现出明显的信心。“我将要把它带回家，就今天晚上。”

“可能我要找人算算命。”卡西克说。

“祝你好运，先生。”髻发男人和善地说。他转身瞄准飞镖的目标：一个巨大的、已经褪色的九大行星背景幕，附近布满击打的凹痕。目标中心是一个极小的地球，尚未有飞镖击中。肥胖的髻发男人缩回胳膊，把飞镖掷出去。飞镖在隐藏的偏斜磁铁吸引下，没有击中地球，钢尖埋在木卫三旁边一点的空白处。

第一个算卦摊上坐着一位老妇人，黑头发，身材肥胖。她躬腰坐在一张低矮的桌子旁边，桌上摆放着常见的家什：一个半透明的地球仪。台上站着几个人，拥挤在俗气十足的幔帐前，等着交二十块钱。耀眼的霓虹灯招牌上写着：

解读命运 卢卢·卡里默-泽尔达女士

预知未来

为所有可能发生的变故未雨绸缪

这里没有什么出奇之处。老妇人按照传统的套路念念有词，竭力取悦正在排队的一名中年妇女。紧挨着卢卢·卡里默-泽尔达女士的还有一个摊位，破旧而冷清，一位算命先生模样的人坐在那儿。卢卢·卡里默-泽尔达女士醒目而又廉价的卦摊已经渐渐从视野中消失，耀眼的光辉消逝在阴郁的黑暗之中。卡西克不再在变幻的霓虹灯下穿行，他正站在灰白的薄暮地带，站在华丽而粗俗不堪的世界之间。

空荡荡的平台上是一位年轻人，年纪不比他大多少，或许还小一些。他的招牌引起了卡西克的兴趣。

人类的未来

（恕不奉告个人前程）

卡西克站着研究了一会儿这位年轻人。他慵懒地坐着，神色阴沉，一边愤怒地抽烟，一边眺望远处。没有人在此排队等候：他的卦摊前冷冷清清的。他的脸上长着粗短的络腮胡，这是一张奇怪的脸庞，深红色，额头突出，钢框眼镜，嘴巴鼓鼓的像个孩子。他眨眨眼，猛地喷出一口烟，匆忙向后捋捋袖子，裸露的胳膊苍白而瘦削。他是一个神情专注而又脸色阴郁的人，独自坐在空无一人的平台上。

“恕不奉告个人前程”，对于展览来说，这是一种古怪的诱惑，没有人会对抽象的命运和群体的前途感兴趣。听起来似乎算卦者水平不高，招牌指示模棱两可。但是，卡西克颇感兴趣。在开始之前，算卦者舔了舔嘴唇，但仍然坐在那里。毕竟，算卦是百分之九十九的演技加上百分之一的精明的猜测。在演艺团中，他本可以学习传统的手艺，为什么要选择这种不寻常的技艺呢？显然，这是有意为之。弯曲丑陋的身体的每一处都表明这个人是有意识坚持这么做的，天知道他已经撑了多久。招牌破旧，表皮已经开始剥落，可能已经使用好几年了。

这就是琼斯。但在那时候，卡西克当然并不知道。

卡西克身体向前斜靠平台，将双手合成喇叭状，叫道：“嘿。”

过了一会儿，年轻人才把头转过来，目光迎着卡西克。厚厚的镜片后面一双灰色的眼睛，小而冰冷。他眨眨眼，直勾勾地看着，不说话，也不动，手指在桌子上焦躁地敲打。

“为什么？”卡西克问道，“为什么不给个人算卦？”

年轻人没有回答，凝视的眼神渐渐暗淡。他转过头，再次恍若无人似的盯着桌子看。

毫无疑问，这个男孩没有市场，没有顾客。事情有点不对头，他不同寻常。其他娱乐节目的表演者无不叫卖、吆喝，施展浑身解数吸引注意，但是这个男孩只是坐着干瞪眼睛。他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招揽生意，他没有任何生意。那么，他为什么要待在这儿呢？

卡西克比较犹豫。这一点看起来并不值得调查；事实上，他正在浪费政府的时间。但他的兴趣已经被激发起来了。他有一种神秘的感觉，他并不喜欢神秘。他乐观地认为，事情应该得到解决；他喜欢理性的宇宙，一种喧闹招摇的感觉。

拾级而上，卡西克走近年轻人。“好吧，”他说，“我就上回当。”

脚下的台阶一踩就往下陷，平台摇摇摆摆的，既不平稳也不安全。当他坐在年轻人对面时，身下的椅子呻吟着。由于离得比较近，可以看清楚这个年轻人的皮肤上有深色的斑点，可能他做过皮肤移植。他曾在战争中负过伤吗？他的身上散发出一种淡淡的药味，这表明他的身体虚弱。前额上的头发乱糟糟的，衣服皱皱巴巴地裹在身上。现在，他盯着卡西克，审视他，警惕地研究他。

一丝恐惧都没有。他的粗鲁令人感到难堪，消瘦的身体偶尔抽搐一下，但他的眼光显得严厉而坚定。他粗鲁，但不可怕。卡西克面对的不是一个性格软弱的人，这是一位直率、坚定的年轻人。卡西克愉快的心境消失了，他突然感到担心。他已经失去了主动。

“二十块。”琼斯说。

卡西克笨拙地在口袋里摸索。“为什么？我将得到什么？”

过了一会儿，琼斯解释道：“看到那个了吗？”他指着桌上的一个转盘。他把控制杆向后拉了拉，然后放开；转盘的指针慢慢开始旋转，同时发出一种艰涩的金属咔哒声。转盘的表面分成四个区。“你有一百二十秒钟。任何问题都可以提。然后，你的时间就到了。”他拿了零钱，放在上衣口袋中。

“提问？”卡西克嘎声嘎气地说道，“问什么？”

“未来。”年轻人的声音中流露出一种轻蔑，毫不伪装，毫不隐藏。这是显而易见的，当然是未来。还能有什么？他消瘦的手指急躁地、重重地敲打着，转盘发出滴答的响声。

“但不针对个人？”卡西克仍不死心，“不是关于我本人的？”

琼斯的嘴唇一阵抽搐，叫道：“当然不是。你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，你不配。”

卡西克眨眨眼，感到格外尴尬，耳朵开始发热。他用尽可能平静的语气说：“你或许搞错了，我可能是个大人物呢。”愤怒之余，他想到自己的地位；如果这个粗俗的乡巴佬知道自己正在面对一个联邦政府的特工人员，他会说些什么？他愤怒地几乎脱口而出，亮明身份来挽回面子。这当然也将断送他在安全部门的前途。因此，他饱受煎熬，犹豫不决。

“你只剩下九十秒了，”琼斯面无表情地提醒他。接着，他冰冷的声音终于有了感情，“看在上帝的份上，随便问点什么吧！难道你不想知道什